



写在树皮上的借据

安徽六安 雨瑞

1999年3月21日,92岁高龄的老红军查元东因病去世,给其子查明志留下一封遗书。遗书中叙述了一个故事:1930年秋,查元东随红32师在大别山腹地J县打游击。一次战斗中,他与两位战友被敌人围困于一个老山凹里。敌人封锁了下山的道路,他们弹尽粮绝,危在旦夕。

傍晚时分,忽然有一位老乡打柴路过他们藏身的山洞洞口。出于无奈,查元东出去叫住了这位老乡,说我们是红军,与主力部队走散了,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这位老乡说话方言味很重,大概意思是说他身上也没有吃的。说完便下山去了。就在他们陷入绝望之际,次日一大早,那位老乡突然再次出现,并给他们带来了半口袋玉米面。按红军的纪律,借老乡的东西必须要写借据。但此时他身上没有纸和笔。查元东急中生智,剥下一块树皮,用一种紫红色的小果子在树皮上写下了欠条。他问老乡叫什么名字。老乡说他叫符老三。

后来查元东随部队转战南北,再也没有回到大别山一带。解放后,查元东转业到地方,任山西某县县委书记。他想起当年借粮的事,便委托在安徽任职的一位战友帮他打听J县山里一位叫“符老三”的老乡。这位老乡很认真,打听了好久,也没有找到这位“符老三”。后来,查元东又多次托人查访打听,还是没有结果。现在,查元东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便将此事写下,希望儿子能找到这位老乡,帮他了却这桩心愿。

查元东去世时,他的儿子查明志也六十多岁了。为了完成父亲的嘱托,他离开四川,专程跑到安徽J县,到当地的公安、民政、党史部门去查询打听。可几天下来,还是一无所获。整个县里,姓符的只有一户,但祖上几辈也没有与符老三对得上的人。查明志想,既然答应了父亲,就一定要把此事弄个水落石出。于是他离开县城,打算逐乡逐村地去打听寻访。这一天,他来到一个叫胡家湾的村子。这个村子有五户人家,都姓胡。其中有一位名叫胡仁强的年轻人,经营了一家“农家乐”。查明志便住进了这家民宿。胡仁强听说有个外地老人来专门打听当年红军的事,很感兴趣,表示晚餐由他来安排,尽一尽“地主”之谊。

当晚,胡仁强请查明志吃J县特色——吊锅(就是将各种

肉食放在一口大吊锅中,在篝火上边烧边吃)。胡仁强还请客人品尝当地人自酿的“小吊酒”。这一老一少边吃边喝边聊,感觉性格相投,相见恨晚。

查明志将自己此次进山的目的一一告之,并取出一张写有“符老三”三个字的纸,向胡仁强打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胡仁强摇了摇头,说从来没听说过此人。查明志又问:“你们这一带没有姓符的吗?”胡仁强说:“怎么没有,有啊!”查明志一听很兴奋,问:“快说说,在哪?”胡仁强一脸懵懂地说:“我就姓胡呀,我们这个村子都姓胡呀!”这下轮到查明志懵了:“你不是姓胡吗?怎么又姓符了?”胡仁强总算明白了,扑嗤一笑,道:“我们这儿方言,‘胡’就是‘fu’的。”

查明志一怔:“这么说,我找的这位‘符老三’,就是胡老三?”“是啊。”查明志兴奋异常,说:“这下好了,我明天到县里再去查胡老三,说不定会查得到的。”胡仁强突然猛地一拍桌子,大叫一声道:“对呀!”

查明志被吓了一跳,问:“什么对呀?”“我爷爷就叫胡老三!”胡仁强说完站起来,跑入内室,没一会,手捧一块树皮,放在桌上,问:“你找的,是不是这个?”查明志认真瞅了瞅这块黑糊糊的树皮,依稀可见上面有两行歪歪斜斜的字:(借到:玉米面半袋。查元东)。

查明志瞅着瞅着,眼圈便湿了,口中念叨道:“爹,我找到您的恩人了,您可以瞑目了!”。胡仁强不解地问:“就为这半袋玉米面,找了这么多年,值吗?”查明志说:“孩子,这可不是半袋玉米面,这是一份情义,一份信赖,也是老一辈们的执念和初心!”

遵照父亲的遗嘱,查明志将一张20万元的存单交给胡仁强。胡仁强推却未果,便以查、胡两家先人的名义捐给了县“希望工程”办公室。他们又将这块树皮借据捐献给了J县革命历史博物馆。经专家鉴定,这块树皮借据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端午艾草香

安徽长丰 刘宏江

“清明不插柳,死了变黄狗;端午不插艾,死了变妖怪。”这是我们儿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则童谣。清明插柳,端午插艾,也是我家乡皖中江淮地区沿袭了数千年的传统习俗。五月五,过端午。端午来临,除了包粽子、炸油饼、挂菖蒲,守望传统民俗,又见到艾草那质朴的身影,又闻到艾草那淡淡的清香。

小时候,在老家过端午节,大人孩子总会在这一天起个大早。父亲先将屋里屋外打扫干净,然后径直出门,踏过一片露珠晶莹的青草地,采回一大捆鲜碧的艾草。父亲随手挑选几枝长长的粗壮的艾草,郑重其事地并排插在草屋门前的屋檐上,顺便将剩余的艾草晾晒于院子里。于是,夏日清凉的晨风里,便充满了一股新鲜艾草特有的香气。

艾草,乡下人管它叫艾、艾蒿。这种与野草共生的植物,既没有妩媚妖娆的风姿,更没有艳丽夺目的花朵。那时的我,总不解其意,这并不起眼的艾蒿,怎会在端午节这天就成了祥瑞之物,受到如此厚重的礼遇。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喜欢这种带点神秘色彩、充满仪式感的事情,以为这沁人肺腑的艾草气息,就是最醇正的端午气息。岁月流走,韶华不再,而这份独特的气息,却带着旧时光的味道,永远留在我生命的记忆里。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门前屋后的荒地上,艾草泼辣茂盛,可着劲地生长。细碎的艾叶,在仲夏炽烈的阳光下,毛茸茸地绿着、嫩着。微风拂过,艾草便送来阵阵带着点清苦的特殊香味。后来,翻阅《荆楚岁时记》,看到这样一段记述古代楚地端午习俗的文字:“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又云:“宗测字文度,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炙有验。”进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升高,且多雨潮湿,细菌孳生,毒虫出没,人易染病。古人认为,借助艾草散发的特殊气味,可以驱除瘴气,清洁空气。

原来,人们看重的,是艾草这种植物所具有的药性,而且端午所采之艾,药性最好。乡间风俗里,端午插艾草的节俗,更多的,包含了驱疫辟邪、祈求安康的意味。

晾晒过的艾蒿,母亲总是细心地将它收集起来,悬于屋

梁,以备不时之需。春天里,家中刚孵出蛋壳的一窝雏鸡,母亲一定要将它们放在竹筛上,燃一把艾叶,用浓烟熏一熏,说这样即可防止雏鸡生病,提高成活率。蚊虫肆虐的夏日黄昏,母亲也会在屋角点燃一两枝晒干的艾草,屋内立刻弥漫着艾草浓重的烟雾和辛香的气味。等烟气散去,嗡嗡乱飞的蚊虫果然销声匿迹,空气也顿时变得干净、清爽起来。这一晚,大人孩子便可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了。有许多次,我在外边玩耍时,不小心被野蜂蜇伤,被毒虫叮咬,皮肤上立即鼓起一个个大红疙瘩,又痛又痒。回到家里,母亲一边轻声责怪我不小心,一边揪几片艾叶煮水,在伤痛处反复擦洗涂抹。这艾草,果有奇效,过不多久,伤处真的完全消肿止痒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凉丝丝的感觉,那份温柔的母亲爱,依然让我心里舒坦,给我带来安宁。

而今,这种简单实用以草克毒、驱蚊止痛的土法子,早已不再使用。不仅现在的年轻一代没有亲身体验过,于我,也成为久远的记忆。在母亲眼里,这种如同仙草的神奇植物,其药物功效,已被诸如蚊香、电蚊液、杀虫剂、风油精、止痛膏之类新奇古怪的化学产品所替代。

端午节,小孩子家戴香荷包、穿虎头鞋、缠五彩丝、喝雄黄酒等诸多古老习俗日渐淡化,甚至绝迹。然而,无论乡村还是城镇,端午插艾作为养生文化和传统民俗,一直传承下来(每年端午节前夕,城里的农贸市场一定有艾蒿售卖)。我想,这既是人类对自然田园的亲近,也包含一份守望岁月静好的朴素愿望,相信草木有心、万物皆灵,它可以帮助人们祛病消灾,保佑平安健康。

岁岁端午,今又端午。艾草的香,一直延续在我们传统的节日里;艾草的香,也一直氤氲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

初夏五题

安徽池州 吴先耀

风应该来过

风,应该来过
你,应该来过
把林中一条空旷的小路
留给我
我将在每一片绿叶上
写满阳光,花朵和思念
如果你视而不见
请允许我,收回
这初夏,曾经的诺言

初夏之梦

被阳光,绿色,鸟鸣
亲吻过,一座园林
像天使,在五月的怀里
入梦
我静静地凝视她
屏住了呼吸
生怕一发声
把你——惊醒

夏日河边

它带着阳光与热
流走,一个上午的光阴
只留下我和一棵树
静静的倒影
一只鸟
恰到好处地飞来
它清脆的叫声
让一条河流与两岸的绿
交换着彼此的明静

把夜色还给夜色

把夏夜的虫鸣
还给清欢
把深夜的凝眸
还给月色
把河流弯曲的,乌亮的脊背
还给时光
把一道飞舞的晚霞
还给飞鸿的倒影

一个人的夜

现在,只有夏夜的虫鸣
让周围辽阔,澄明
只有萤火虫的光亮
让我找到
遗失的影子
在大自然的笔墨里
挥霍着点点星光
让夜色
还原成一团湿泥